

高墙内的忏悔 “只因‘那一口’，我的人生彻底偏航……”

一堵高墙，隔开两个世界。墙内的他们，原本拥有美好的青春、幸福的家庭、似锦的前程……然而，一次尝试，让人生轨迹就此偏航。

今天是第37个国际禁毒日。日前，记者到无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、拘留所，与高墙之内的他们对话，听他们讲述被毒品改写的人生。



“我原本可以成为梦想中的医生”

当一名医生，是少年阿星(化名)的梦想，他也曾为此付诸努力，考上的初中、高中都是省重点中学。今年38岁的他，仍清晰记得中学时代的“高光战绩”——高中全校排名第8名。然而，只因一念之差，命运仿佛负气般背道而驰。

高二时，因为被人欺负，阿星决定结交社会上的朋友保护自己，后来，便常和他们一起出入迪厅、舞厅……校外的花花世界，让他充满新奇，他开始追求潮流、时尚，学业渐渐荒废。2005年左右，一次聚会上，朋友分享K粉请大家“尝尝”，阿星抱着尝鲜的想法，试了一次。

“吸了之后会很嗨，但嗨过之后，人就没有力气、没有精神，记忆也越来越差。”阿星说，染上毒品一段时间后，家人得知此事，送他去戒毒，后来又拿出资金帮他开了一家店。但是，因为仍和原来的毒友一起玩，他很快复吸。两次因吸毒被抓后，阿星被送至无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隔离戒毒。

“当时，我女儿刚出生不久。”阿星说，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回到家，看着可爱的女儿，他突然觉得羞愧，决定不再碰毒。然而，新的考验很快来了——去年春节，家人做生意赔了100多万，朋友借的钱也未如约偿还，让他很是烦闷。这时，朋友提出，用冰毒来抵部分欠款。“钱、货总要落一样吧。”阿星不甘吃亏，接受了以毒抵债。

冰毒到手后，每天释放“诱惑”，阿星戒毒意志逐渐瓦解，“就吸一口……”阿星放弃抵抗，再次吸毒，再次被抓、强制隔离戒毒……

记者从无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了解到，在该所，90%以上的戒毒人员有着和阿星类似的坠落轨迹——他们都因交友不慎、猎奇心理走上吸毒之路，戒毒后又因没戒掉圈子而复吸。“一日吸毒，终身戒毒。并不是一个标语和口号，而是很多吸毒人员的真实写照。”无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俞冠杰说，对于很多吸毒人员而言，完成隔离戒毒并不是结束，只有真正戒掉毒“圈”，才能摆脱毒品的魔爪。



贪图虚幻的愉悦 “我付出了惨痛代价”

大眼睛、瓜子脸、皮肤白皙，笑起来眉眼弯弯……今年26岁的晓蒙(化名)有着标准的美人相，却透露着与年龄不相符的疲惫：双眼无神，从羁押室到谈话室100多米长的过道，她扶着墙一瘸一拐、走走歇歇。“这是吸‘笑气’吸的。”晓蒙说，她从活泼开朗到行动不便、萎靡不振，不到一年。

晓蒙曾是一名网络主播，高峰期月收入几万元。23岁时，她就在无锡买了房，攒下了存款，也拥有了一段稳定的感情。工作之余，她喜欢和闺蜜、男友逛街、聚会、自驾游……

丰富多彩的生活因“笑气”变了色调——去年上半年，朋友迷上了“笑气”，平时的闺蜜聚会变成了“笑气趴”。见她们玩得开心，晓蒙也开始吸食“笑气”。

晓蒙说，吸了“笑气”会觉得飘飘然，还会出现幻觉、幻听，但这种愉悦感非常短暂，即便她一个晚上吸十多瓶(花费在四五千)。兴奋劲儿还是很快过去，紧接着，人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，空虚又乏力，不想吃饭、无心工作，只想睡觉。最疯狂的一段时间，吸“笑气”、睡觉就是她生活的全部。最终，男友忍无可忍，和她分手。

“刚开始，我并没意识到‘笑气’的危害。”晓蒙说，直接到今年3月前，她出现腿痛、腿麻症状，之后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一度不能下地行走。

“‘笑气’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”晓蒙掩面而泣，“现在工作丢了，感情没了，积蓄被挥霍一空，身体也变成了这样……”

采访晓蒙当天，离她拘留期满还有3天。被问及出去后有何打算，她说，“回家洗个澡，收拾收拾，好好休息，然后继续治腿，重新工作……去过正常人的生活。”

管教民警告诉记者，2023年以来，该所羁押的吸食“笑气”的女子中，大多存在共性特点：年轻、文化水平不高。她们多是“00后”“90后”。

“不少年轻人误以为‘笑气’不是毒品，不会成瘾，实则相反。”民警介绍，“笑气”，学名“一氧化二氮”，属于危险化学品，因为有轻微麻醉作用，能使人产生幻觉并引发笑，被称为“笑气”，具备成瘾性和危害性。吸食“笑气”并不能真的让人获得快乐，它所带来的幻觉是通向自己的利刃，让人付出健康、自由的“双重代价”——吸食“笑气”会带来眩晕、缺氧、认知能力和记忆力受损等副作用，经常大量吸食还会导致肢体麻木、瘫痪、窒息死亡等严重后果。在该所羁押过的“笑气”吸食者中，最严重的一位被送来时已经下半身瘫痪、大小便失禁，还有一位因吸食“笑气”导致抑郁，胳膊上布满自杀未遂的伤痕。“笑气”已被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非法持有、吸食“笑气”的，会被以“非法使用危险物质”给予行政处罚；非法买卖“笑气”的，还涉嫌非法经营罪，将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。



抵住了毒品诱惑 没想到栽在一支烟上

今年41岁的大川(化名)，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会在远离毒品12年后，“二进”戒毒所，更没有想到，这次是栽在“小小的电子烟”上。

“第一次强制戒毒的时候，我已经有5年左右的吸毒史，当时接触的主要是冰毒。”大川说，他只记得最初是因为没有工作，在社会上闲晃期间染上了毒品。被强制隔离戒毒后，他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。为了家人，他痛下决心，改过自新，不仅戒了毒，还断了毒圈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，开始了全新生活。

去年春节过后，大川和朋友在KTV唱歌时，一个朋友递来了一支电子烟。大川接过来吸两口，早已沉睡的吸毒记忆“苏醒”了。但朋友解释，这是新型电子烟，不是毒品。这让大川放松警惕，“因为我本身也吸烟，这种电子烟吸着更上头，我就开始吸这个。”

去年9月6日，国家药监局、公安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《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》，将“依托咪酯”(在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“依托咪酯”的药品制剂除外)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。该公告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，非法吸食、持有、贩卖“依托咪酯”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。

大川看到相关新闻时，对这种“电子烟”有了依赖，便心存侥幸，偷偷从“黑市”购买。随着公安机关打击整治力度持续加强，朋友断了货源，请大川代购，他爽快答应。

去年11月，大川等人被抓。除因吸食毒品被强制隔离戒毒两年外，他还因帮他人代购依托咪酯，涉嫌贩卖毒品罪。大川为自己的侥幸懊悔不已，隔离戒毒期间，他每天都在思念、担心儿子，“我们父子俩关系很好，他很乖。但是，10来岁正是叛逆的年纪，我不在他身边，很担心他会像我一样误入歧途。”

俞冠杰介绍，一些涉毒不法分子把依托咪酯以及其他兴奋剂、镇静剂、麻醉剂作为毒品的替代品。目前，无锡市强制隔离戒毒所隔离内，有三成左右的戒毒人员所涉“毒品”为“依托咪酯”等毒品替代品。

据介绍，不法分子为迷惑他人，将依托咪酯添加到电子烟当中，对外宣称新型“电子烟”，企图为其披上“危害低”的外衣。实际上，依托咪酯不仅极易让吸食者形成依赖，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危害更大，甚至会致人死亡。

俞冠杰提醒社会公众，对于毒品及其“替代品”，都要时刻提高警惕，不要对它们抱有好奇和幻想。从自身做起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，远离一切毒品“替代品”。

(晚报记者 刘娟)